

反人類計劃 A Plot against Humanity

作者: The Gentleman

Powered by [紙言](#)

楔子

「席利斯·格蘭托—或者是更廣為人知的『總督格蘭托』，乃土生土長的古土人（又稱地球人），其所作所為，對我們來說究竟是福是禍，至今仍未能有確切的定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父親大人在挑選他成為新人類的普羅米修斯時，是以他不穩定的本質作為真正的條件，它可以顯露出我們在進行這個偉大計劃時所忽視或未能察覺的錯誤，並為我們的計劃時刻添注新的活力和不可預知之數無論我們認同格蘭托是叛徒與否，我們也應當尊重他的決定，因為這也是尊重父親大人的決定」

——《**愚者之書·殷子**》

「不要沉於真理。」(Never into Truth)

——**格蘭托在失蹤前的最後遺言**

門徒

就在衛靈罕準備跨門而入時，席利斯·格蘭托 (*Silius Granto*) 正彎腰坐在他那破舊的旋轉椅上，雙手合十，抬頭向天花板的方向仰視著。他目不轉睛，全神貫注，絲毫沒有對衛靈罕在他身上投下的長長陰影表現出任何反應。

他這是在幹嘛？格蘭托的姿態令他想起了那些在神面前虔誠地禱告的信徒們，這是一副他從未見過的怪模樣，畢竟格蘭托雖然身為一位德州人，卻從不承認有神的存在，更莫說是神的追隨者了，這多少令他感到有點詭異，難道格蘭托又找到新的喜好了？在好奇心的強烈驅使下，衛靈罕盡量湊近身子，嘗試在這有限的角度下弄個明白。他搖搖欲墜，時不時需要像隻大鳥一樣伸出雙手，雖然他還未步入中年，但要保持一個像這麼既怪異又滑稽的姿勢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知是否為了營造某種神秘感，房間被弄得極其昏暗，僅有一兩道微弱的光線能從窗簾之間的隙縫穿入其中，勉強映出物件大體的輪廓，身穿典型黑色西裝的格蘭托也不例外，他整個人幾乎被淹沒在黑暗之中，仿如披上了一層詭秘莫測的厚重面紗。其中更耐人尋味的是格蘭托正散發出幽幽白光的雙眸，光芒若隱若現，還時不時閃動幾下，看來是有某種影像投射到他的視網膜上，難怪格蘭托能夠那麼專心地「看著」頭頂上的一團空氣。要是再仔細一看，還能發現他的雙唇在一張一合，似乎念念有詞，可惜格蘭托是背門而坐的，實在很難從他的嘴唇形狀讀出甚麼有用的信息來，而且聲音太小，傳到他的耳朵時已變成了一口嘆息，同樣也聽不出個所以然，很是令人惱怒。

他推測，格蘭托應該是有某種微型電腦嵌入腦中，但他不可能直接駭入他的腦袋去窺探一番，這會立即引起格蘭托的注意並中斷這場怪異的對話，而且雙腿也因為長期拉伸而出現麻痺，有點不聽使喚了，衛靈罕只好趁自己未跪倒在地之前盡量不動聲色地緩緩後退，躲到牆後並連接早前裝好的偷聽器，格蘭托肯定是隱藏了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說不定聯合國「通中門」的證據就在此時此刻，不能讓這個大好機會就這樣白白溜走。**這是為了國家，為了北美邦聯！**

偷聽器開始放出帶有規律的雜音，衛靈罕將手握成杯狀，仔細地聆聽來自偷聽器的收穫，但很快就失望地發現格蘭托唸的不過是一個普通至極的英語單詞，而且還不斷地重覆又重覆：「是是是」是指甚麼？他這是在回答別人的問題嗎？還是只是些無意義的碎碎唸？抑或是一種全新的、不為人知的秘密暗號？他百思不得其解，滿腔疑竇令他心癢難撓，急不及待想要找出所有問題的答案，他再次連接偷聽器，這次為了聽得更清楚，他選擇將音量較大較大再較大些

「請問你可以進來了嗎，阿夫斯·衛靈罕 (*Alfus Wellingham*) 先生？」偷聽器突然爆出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其分貝之高差點把衛靈罕的耳膜震成碎片，而聲音的主人正是格蘭托。

賽前熱身

衛靈罕先是怔了一下，但痛苦得嗚嗚嗚叫的雙耳很快又使他回過神來，他趕緊用手腕不停地來回掙動雙耳，痛楚才稍為緩和下來。意識到自己無謂再自欺欺人，衛靈罕只好心有不甘地從牆後走出來，重回光明。此時格蘭托已經站起身來，在旋轉椅的背後攪拌著杯裡的咖啡，不一會兒房間就瀰漫起一陣濃郁的香味，使人精神為之一振。他若無其事地回頭打個招呼，還揮揮手示意他坐下來，衛靈罕則迅速而敷衍地回禮，整個氣氛頗為尷尬，至少在衛靈罕的眼中看來就是如此。

「都聽到很多了吧，我想？」咖啡攪拌好了，格蘭托急不及待啜上一口，還不停用舌頭上下潑弄，好故意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還不夠多，盡是些廢話，」衛靈罕也從散滿一桌的咖啡包中抓起其中一件，撕開封條，將裡面的咖啡粉倒到格蘭托剛遞給他的新杯子裡，「我們還要再接再厲呢。」

「那可得給點耐性了，希望到時你的耳朵還是那麼靈敏。」格蘭托眨眨單眼，扯出一抹得意的微笑，同時為衛靈罕的杯添加熱水，隨著粉末漸漸消融，咖啡的香味也隨即撲鼻而來。

「只恐怕到時連偷聽的機會都沒有了。」衛靈罕舉起杯子，讓咖啡逐點逐點流進他的小嘴裡，杯子有如日偏蝕般蓋住他下半邊面，僅留下一對意味深長的眼神全程不離格蘭托。

「正如你所說。」拋下這麼一句後，格蘭托便背向衛靈罕，到身後一排排的落地窗前做各種各樣的熱身運動，這是他除了喝咖啡以外另一個保持警惕的方式，尤其連日來的工作已忙得他不可開交，筋疲力竭，此時防止敵人乘虛而入就顯得非常必要，畢竟他緊接下來就要應付還在他後施施然地喝着咖啡的衛靈罕，和一個比他強大得多的敵人——整個國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邊做邊想，而我就是那個器。

難熬的通宵工作總算迎來終結，在他的一聲令下，厚重的窗簾緩緩拉開，太陽早已經露出頭來，橙紅色的陽光一閃就灑滿了格蘭托的辦公室，灑滿了四周的大地，也灑滿了一張張蒼白無力的臉孔和一對對祐大的黑眼圈。儘管示威人群已在「總督府」門前足足守了三日三夜，當他們一透過望遠鏡看見格蘭托的身影時依然能立即挺直身子，不知疲倦地瘋狂叫囂，湧湧人頭一浪接一浪，連綿不絕地一路延伸到遙遠的地平線後去。情況猶如大軍壓境，兵臨城下，蓄勢待發，而且數目還有增無減。

「總督府」（正名是「駐香港聯合國7673號決議—火星殖民前置基地建案辦事處」），是中國當局透過官媒給他的貶稱，用來諷刺他就像那些英治香港時期那些為所欲為的同名統治者——儘管他曾多番強調自己首先是個北美邦聯的公民，其次是聯合國的官員，而且權力也只僅限於執行聯合國的玻璃城建案之上，除此之外就別無所有。不過他本人對這個稱呼並沒有很在意，私底下還經常用這這個貶稱來代指這棟聯合國臨時指揮中心的平凡建築，而他——一名聯合國（準確來說是智庫）的代表暨建

案總監就當然是這棟建築名正言順的「主人」。

然而真的如此嗎？當他看到「總督府」外的漫山遍野的中國安保檢查站時，心裡不禁自我譏諷

。衛靈罕決定也要湊湊熱鬧，他離開座椅，悄無聲息地走到格蘭托的身旁，在保持一定的距離下與他肩並肩站到了一起，一同觀察示威人群的一舉一動。在很長的時間裡兩人都默不作聲，只有人群的叫喊聲依稀可聞，直到

最後通牒

「中國駐聯合國領事館已經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你們在48小時內出動維和防暴隊清掃所有前置基地外聚集的示威者假如你還記得的話。」

衛靈罕舉高杯子，喝掉裡面最後一口咖啡。

「而現在只剩下最後3個小時了。」響亮的「哐」一聲，空溜溜的咖啡杯被放回到桌上，還伴以一聲滿意的嘆息作結。

聯合國的代表並沒有回應，而是閉上眼睛，換了組新的動作。

衛靈罕翹起雙手，「承認吧，老格 (Gran)，你根本就搞不定。」

「我不知道，或許你真的比我更適合做一個磨心，衛靈罕先生。」

「別這麼小孩子氣了，老格，你和我都很清楚知道，你這個位子不過是臨時性的，遲早都要交出來。」
衛靈罕邊說邊用手大力地拍打格蘭托的肩膊，仿佛兩人忽然成了老友，不過後者並沒有領情，而是一個擺手就把它甩掉了。

他轉而端起格蘭托辦公桌上的一小盆粉綠色多肉植物，仔細端詳的同時又漫無目的地將其左旋右轉，還把每片葉子都捏了一遍，「想想看吧，退休後就可以回到你的德州老家去了，我聽說那裡有著最悠閒的鄉村生活，與世無爭，閒時騎一下馬、拉一下牛、喂一下羊甚麼的，多寫意呀。說不定總統還會頒個榮譽國民獎給你呢，這對於你這種年輕有為的人來說會是多麼偉大的成就啊。」他以一副充滿憧憬的聲音描繪道。

「當然，想吃的葡萄總是甜的。」

「而吃不到的葡萄總是酸的。」

「沒錯，既然有這麼好吃的葡萄你怎麼不自己也去嚐一嚐？總不能只有我一個獨享這種人間美味的，對不對？」互相嘻笑怒罵的時間該結束了，他停止熱身運動，重新轉回來面向衛靈罕，「好了，你是時候告訴我你上來到底是所為何事了嗎？」

不速之客

衛靈罕一陣咕噥，他左翻翻，右翻翻，直到最後才從他的褲袋裡翻出一張皺巴巴的紙，弄平了之後就遞給格蘭托，「想不到你還挺受環保團體歡迎的嘛，看，你又有粉絲信可以收了。」

「好的，他們的意見我收到了，」格蘭托看也沒看，就把信連同紙巾搓成一團，扔進腳邊的垃圾筒，「不過我可不認為你大老遠走過來就是為了給我看這些陳腔濫調的廢話吧？」

「當然不是，當然不是，」衛靈罕邊笑邊說，「不過也差不遠了：那是你另一位狂熱粉絲-一個中國人在樓下大吵大鬧，高聲地嚷著無論如何都要見到你，還是不見不罷休那種。至於他的名字是甚麼來着？算了，不記得了，也不想記得。」

「不用想了，是鄭協仁那隻老鸚鵡對吧。」格蘭托不假思索就說出了答案，原本一直平白無奇的臉終於露出一對厭惡的眼神，「我早已說得很清楚，我要見的是談判團，不是甚麼傳話筒，麻煩請他離開。」

「很好，『總督』先生，」衛靈罕咧嘴而笑，語帶嘲諷地說，「不過就在我們悠閒地喝著咖啡的同時，這個中國人早就踏上樓梯，頭也不回、氣也不喘地衝著我們而來，說不定還是手腳並用地爬上來呢！要是我沒猜錯的話，應該還有幾秒鐘就到了。」他津津有味地看住自己的手錶，還每隔一秒就點一下頭。

果不其然，格蘭托的耳邊真的開始迴盪起一陣急進的腳步聲，聲音愈來愈大，也代表他愈來愈近格蘭托的心跳得飛快，幾乎要跟那咄咄嗒嗒的腳步聲同步起來。他狠狠地向衛靈罕怒視一眼，他知道，要是現在才來阻止這個中國人出現在他辦公室門口的話實在是太遲了（更何況門還是開着的呢），倒不如「既來之，則安之」，乾脆讓他進來鬧個夠本好了，反正老鸚鵡就是老鸚鵡，怎麼也長不出鷹爪來。

就在衛靈罕第五次點頭後，那副他最不想見到的亞洲臉孔還是出現了。鄭協仁一股勁地衝入辦公室，可腫腫的身形使他步履蹣跚，絆絆磕磕，還差點撞倒門口兩旁的雜物，幸好最後還是有驚無險地挽回平衡。他左望右望，當他一看到格蘭托時情緒便顯得十分激動，逼切的眼神明顯有急事相告，奈何因為氣喘連連，每次一開口就化為喘息，完全停不下來。他發抖的手指緩緩舉起，示意格蘭托給點時間讓他稍作休息，同時另一隻手不停地上下拍打，卻始終找不到抹汗用的紙巾。就這樣看著協仁在這個「轉來，轉去，再轉來轉去」的尷尬循環大約十來秒鐘之後，格蘭托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只好從辦公桌上的紙巾盒裡隨手抓了幾把紙巾，在協仁的眼前晃來晃去，還用手（當然，是隔著紙巾的）拍一拍他的後背以示提點。協仁雖然擺出一副不情願的樣子，但還是從洋鬼子的手中取走其中兩張，沿著圓圓臉蛋的輪廓將上面密密麻麻的汗珠仔細地抹乾擦淨。

沒等到自己的呼吸回復暢順，協仁就已經開始動作誇張地比手畫腳，他先是跑到落地窗前上跳下跳，

似乎想要吸引格蘭托的注意力，見他毫無反應後又改用手指猛戳玻璃，就在格蘭托準備開口投訴他製造噪音之際，協仁忽然大吼大叫：「看到了嗎？格蘭托先生？？你看到了嗎？？？你看到外面有多少暴徒了嗎？！大事不妙了！！」

「早上好啊，我親愛的老朋友，」格蘭托淡淡地說，心底裡很清楚協仁又在玩甚麼花樣，「恭喜你又成功瘦了一圈了。」

「格蘭托先生！為什麼你還能如此晏然自若，若無其事？？」協仁一臉驚慌地質問，「這班人可都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呀！！美其名曰環保分子，實則是十惡不赦、無惡不作的恐怖分子呀！！！你知道不知道，我剛才可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從這群暴徒死抓不放的手中掙脫出來？他們可是全副武裝，人人手持傘子，雷射筆，塑料水瓶等等等等這類具有高杀伤力的武器，要不是」

可能是發現自己說得太誇張，有點編不下去了，使得原本一氣呵成的指責最後萎縮成唧唧咕咕的自言自語。他尷尬地頓了頓，圓碌碌的眼珠轉了一圈，又說：「欸！總一而一言一之！我是說這群暴徒簡直就是一群喪心病狂、窮凶極惡的瘋狗！見人就追，還窮追不舍！嚴重危害附近居民性命和財產安全！隨時都會擦槍走火，搞出人命！即便是我以及護送我的英勇民安隊們也差點被他們千刀萬剮，碎尸萬段！！你看！你看呀！這就是他們做的好事！！喂你快看呀！喂！喂！！」協仁掀起衣袖，向格蘭托展示他所謂的傷勢——一道淡紅色的抓痕，要是不仔細一看會真的誤以為只是普通曬傷。

只見格蘭托不慌不忙地拉開旋轉椅並坐了下來，他雙手托腮，面無表情地盯着協仁看，明顯對他的訴苦一點興趣都沒有。協仁只得呆站原地，臉色因為感到被羞辱而變得紅通通的，洋鬼子已經對他這一招免疫了，他必須加大力道才行。

死循環

「噢拜託，老格，別這樣冷待你的狂熱粉絲嘛，你知道，他們一日得不到親筆簽名，一日都會死纏着你不放的。」衛靈罕趁著翻譯工作的空檔搭嘴道。

「該來的總是要來的，衛靈罕，我很有信心。」格蘭托對著仁說道。

「而該走的，也總是要走的，總督先生，我同樣也有信心。」協仁特意用英文回擊，語氣驟然變得陰沉起來。

「可不該來的總要來，來了又會賴死不走。鄭協仁先生，是甚麼原因令你覺得自己是該來，而不是談判團呢？」

「在未解决一些紧急要务之前，谈判团有权基于安全理由而不出席。」協仁拉起一副嚴肅的臉，「對此你該心知肚明。」

「哦？」**他們果然還是在這最後關頭耍無賴了，可以，這很「中國」**，格蘭托假裝不明所以，「可貴國對『緊急要務』的定義非常廣泛，不知你指的是哪一種？」

「少在这里装聋卖傻，明知故问！我方的要求一直以来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不知为何总是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已！」協仁大發雷霆，揮動拳頭喊道，為了挽回顏面他已不惜撕破臉皮，不再演戲了。

格蘭托也不客氣了，即使他明知自己又要重回舊路，再次重覆跟前日、前一個星期、前一個月差不多一模一樣的回答：「啊，原來如此，那真不好意思，看來是我過分高估你的理解能力了，咳咳，那麼請容許我以你的水平重新複述一次：我的答案依舊是『不』。」

「不！我重申：我方坚决要求格兰托先生履行身为联合国监理人之职责，先行止暴制乱，出动维和防暴队驱散包围前置基地的恐怖分子，否则免谈！」

「請不要再浪費大家寶貴的時間來跟我重覆一些已成定論的事情了，鄭協仁先生，而且我記得很清楚，是大統領他親口向我許下承諾，怎麼現在又臨時反口了呢？」

「为什么不？需不需要我提醒你，格兰托先生，这群恐怖分子是如何在英国曼岛和意大利马尔他岛上兴风作浪，以极端暴力的手段残民害物，强抢豪夺，坏法乱纪的吗？？需不需要我提醒你，这些暴徒给不幸的投资人造成的损失已有多接近天文数字了吗？？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不管我们多次提醒、提议甚至提告你们联合国依然置之不理吗？？！」協仁愈鬧愈起勁，粗短的食指不斷上揮下划，頗有節奏地指揮著他長篇大論的吵鬧交響樂，格蘭托甚至還能感覺到幾顆飛沫從他的臉上呼嘯而過。

可協仁並沒打算停下來的意思，依舊旁若無人地繼續罵道：「你知道吗？我想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联合国7673号决议总是失敗而終了！就是因为你们西方人如此不思进取、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态度！然而作为项目的特许经营权的拥有者，我们必须再再三强调、严正声明我们是绝不能容忍同样的态度、同样的错误、同样的事情祸及我国领土，危害我国人民，损害我国利益！！难道你们就不知道香港的主权早已——」

「既然如此，你們還在等甚麼呢？」總督忍不住打斷道，他不知道如若不然的話這隻老鸚鵡會不會叫到天光去，「既然香港的主權早已進入移交程序——也就是說聯合國安理會除了境內重大安全事故之外其它事務一律無權過問，為甚麼還不趕快像在貴國其它普普通通的城市那般出動民安隊去掃平您們認為如此討厭無比的示威者呀呢？也需不需要我提醒你，貴國早在五個月前就已經恢復動用執法人員的權利，而且那些人正正就在前置基地的外圍一圈又一圈地巡邏着呢？」

「你總而言之總你就是」協仁支吾以對，一時之間想不出甚麼合理的辯駁，雖然他存在的目的純粹就是為了浪費這個洋鬼子的時間，好盡可能拖延談判，並不真的凡事皆需合情合理，但每次一面對這種問題時總是會令他不自覺地按下思維的剎車掣，很是煩人。他趕緊翻一翻動他的腦海，很快就找出上次應對這種問題時的「標準」答案：「你就是賊喊捉賊！你们压根儿就是披著羊皮的狼！！打著自由、人權、民主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非法強占，搞帝國主義，完全就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你们盡惑人心、洗腦無知民眾，煽動他們顛覆國家」

當發現洋鬼子根本沒有用心聽進去時，協仁只好悻悻然地收起他囁語般的說教，他乾咳幾聲，清清喉嚨，換上了更為嚴厲的語氣：「不要再逃避問題了！總督先生，我問你最後一次：你是否打算要縱容這群恐怖分子繼續作威作福？？」

格蘭托聽後心裡只感到如釋重負，他早已厭倦這個無日無之的死循環，而今天終於可以一反常態，來點特別的：

孤注一擲

「如果我說是呢？」

「你什麼？！」協仁大吃一驚，沒想到洋鬼子竟然會這樣答他。

「嘖嘖嘖，這樣答還不夠好。」總督搖搖頭，食指調皮地左右搖擺，「應該說：如果我不單只說是，還要變本加厲，任由他們大張旗鼓地湧入前置基地呢？不止不止，他們還要將基地據為己有，在未回應訴求之前一律拒絕離開，你說怎麼樣？」

「你這是什么意思！？」協仁豎起耳朵，警惕起來。從洋鬼子的語氣聽來他可不是在開玩笑，而是在一本正經地向協仁和他背後的中國政府作出嚴正的威脅。

「噢原來你還不知道嗎？那好，就讓我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吧，鄭協仁先生，外面的示威者——也就是你現在眼下見到的這群，其實統統都是我收買回來的臨時演員，當然未至於是全部啦，但數目已足以維持『和平示威者』的形象。要不然他們為甚麼可以在這大半個月以來皆保持冷靜克制而又不像他們在歐洲的『弟兄』般發動恐怖襲擊？」

總督將雙手擺後，一步接一步地朝著協仁逼近，高大的身影很快就把矮胖的他給淹沒了，「他們聽命於我而且也只會聽命於我。在沒有我的命令下，他們一腳也伸不進前置基地，同樣也可以說，在沒有我的命令下，他們一腳也踏不出去！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你以為我收買這幫示威者只是純粹為了嚇唬貴國而已？」走到這裡，兩人的臉幾乎都要貼到一起了。

不知是故意還是怎樣，協仁聽後爆出一陣尖銳刺耳的大笑，手像打鼓一樣打在自己厚厚的肚皮上，打得「啪啪」作響，「哈哈！哈哈哈哈哈！原來說了這麼多，兜兜轉轉，到头來还不是自投羅網，為我們出動民安隊鎮暴提供了正當的理由嗎？」協仁笑得前俯後仰，「這就是你們洋鬼子的能耐？」

「正當？」總督嗤之以鼻，重新挺直了腰板，「有多正當？憑甚麼正當？難不成貴國說之所以要鎮暴是因為示威者坐得太久，喊的口號太大聲，跳的舞太花俏加上唱的歌太難聽嗎？」

「」協仁的哈哈大笑戛然而止。

這次輪到總督露出一副不明所以的笑容，他伸出雙臂，將窗外的人山人海都盡收臂底，在原地打轉的同時又揚言道：「可不要忘記這群示威者由始至終都處於我的控制之下，而非如你設想般只是一群無腦又衝動易怒的烏合之眾。而只要我想的話我甚至可以將前置基地變成一場足以媲美東京巨蛋的全天候大型演唱會也不再話下——*只要我想的話*。」

「而且無錯，我們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膽量去這樣做，重點是，*我們隨時都可以這樣做*。」他乘

勝追擊，沒等協仁開口，格蘭托已搶先一步代他回答了，中國軍政府總是打著量聯合國不敢行動升級的如意算盤，而剛才這一句話無疑是一巴掌狠狠打在他們的臉上。

協仁已不知道現在是該表現出憤怒還是驚恐的表情了，他只好像條件反射般嘶聲力竭地大吼：「你你你你疯了？！」

總督又笑了笑，「我沒有瘋，正好相反，我提出的是最符合邏輯的解決方案。根據貴國的憲法，每個中國公民都享有言論以及集會自由——*只要他們一直遵從和平、理性以及非暴力的原則*，試問又有*誰*，又*何德何能*侵犯這麼一群『循規蹈矩』的和平示威者去行使他們的合法權利？貴國現在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可都是受到國際社會的注視，一刻都沒有分離的哦。」他一字一句地自我辯解，慢條斯理的語氣好像在提醒協仁這些都是人盡皆知（而且也應該知道）的常識。他又摸摸下巴，半開玩笑地問道：「抑或是，貴國突然又不想承認香港人是屬於中國的大家庭了？」

此時協仁已近乎歇斯底里，他握成爪狀的手劇烈地震顫，兩顆眼珠睜得斗大，露出原本圓滾滾的形狀，仿佛這樣做就可以為自己增添說服力。他氣急敗壞地一再重申：「可這群恐怖分子都是些恐怖分子——我的意思是他們總有一天會變成恐——呃我是說他們始終是一群恐怖——呃」

儘管他很想繼續說下去，但由於說得語無倫次，很快就被總督高亢而堅定的聲線徹底掩蓋，最終也不得不自動閉嘴，「『司馬遼之心，路人皆知』，這可是你們中國人說的，全世界都知道你們的盤算是甚麼，但很可惜事實就是事實，和平示威者就是和平示威者，不會因為你們幾句花言巧語就變成恐怖分子。況且到目前為止，時間都過了那麼久了，你們成功找到甚麼確切的證據去證明這群示威者跟肆虐歐洲地區的『真』恐怖分子有着甚麼關聯了嗎？有嗎？？」

「你！」協仁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只能從齒縫間擠出這一隻字。

「一言蔽之，還是那句：假如貴國依然故我，也請恕我們聯合國只能出此下策了。我們的敬酒可一點都不便宜，總不能請你們喝個沒完的吧？至於罰酒嘛」總督故意拉長尾音，適時留白是激發無窮想像力的不錯之選。

這一回協仁真的完完全全地靜了下來，他數度欲言又止，很想找些什麼來反駁格蘭托，但最後還是無疾而終。畢竟大統領最不想發生的事總算要發生了，而且發生的方式還遠遠超出他們所料，已經不是協仁有能力，或者有權自行處理得了，更何況，他有這個勇氣去代表商會、代表軍政府甚至是代表大統領他本人作決定嗎？

打鐵得趁熱，就在協仁不知所措的這段時間，總督忽然擺出友善的姿態，與先前盛氣凌人的態度相比簡直是南轅北轍，格格不入，無比誠懇的語氣令不久前還處於激烈的唇槍舌戰的協仁也差點嚇了一跳：「我最親愛——*最親愛*的老朋友！我們何必要這樣針鋒相對，令原本簡簡單單、輕輕鬆鬆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複雜化，甚至隨時陷入無可挽回的地步呢？」

他彎低腰，讓自己的雙眼和協仁的都處於同一個水平，這種面對面的方法雖然很老土沒錯，但也很有效。「你明知我們全都坐進同一條船上，中文的說法就是『同舟公劑』，我們得互相扶持才能互惠互利啊，你不是真的要逼我用這種玉石俱焚的手段吧？瞧，我們生意人最講求『萬事有商量』，正是因為這個黃金法則讓我們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衝突，即使在政治方面也同樣適用。」

格蘭托抬高頭，向天花板的方向望了一眼，他要確保接下來的話都能一字不差地傳入大統領的耳朵裡：「尊敬的大統領始終是個講道理的人，我相信他早晚也會明白我們生意人的觀點。中國這麼難得可以再次跟北美邦聯平起平坐，甚至從此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成為全世界乃至全人類的大救星，而這麼一個大好機會就要被一些充滿成見的鼠目寸光之輩給白白浪費掉了！到時你說該當何罪呀？」

「已板上钉钉之事，怎能說改就改？」協仁還是有點不服氣。

「我也知道你沒這個權力去改，」他湊近協仁的耳邊，同時望向大統領府的方向，「但他們可以。」

協仁或多或少已意識到，硬要在這個關頭死雞撐飯蓋的話對於他個人而言一點好處都沒有，到頭來只會浪費大統領的時間，而不是這個可惡的洋鬼子的。而為了跟一個洋鬼子作意氣之爭而丟了寶貴的烏紗帽顯然並不值得。

說不定大統領已在召他回去了呢。協仁看看格蘭托，又看看窗外，再看看格蘭托，猶豫了一會後便連連後退，一路跑到到辦公室的大門後才終於消失不見。

格蘭托頭一次感到耳根清淨，隨後他又沖了另一包即溶咖啡來喝，當感覺還是不夠時，他再多沖一包。（第一章完）

死路兩條

辦事處門外的示威人群一陣騷動：三輛黑色的空中飛車從他們的頭頂高速掠過，向著前置基地的方向飛去，震耳欲聾的巨響撕破空氣，揪出一陣將所有人的頭髮都吹向一邊的勁風，大家不用多想都猜到是格蘭托一行人出來了，示威人群一個接一個從地上站起來，一邊高喊口號，一邊浩浩蕩蕩地沿著飛車在空中留下的軌跡前進，整個過程井然有序，要說沒有人在背後操縱這群人還真沒有人會相信。

圍在他們周邊的民安隊也跟著緊張起來，手上的棍和盾都抓得更緊了，同時寸步不離地跟著示威人群的步伐，其後更因為想要快步超前圍堵遊行隊伍而令雙方一度陷入對峙。民安隊雖然很不情願，但最後還是讓路給示威人群通過，今天乃是「往火星殖民地之前置基地」開幕的重大日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香港的身上，沒有人敢輕舉妄動，維持形象才是首要任務，至少目前為止這仍然是大統領給他們下達的命令。

機會並不等人，在確保自己已完全離開辦事處的通信範圍之後，衛靈罕迅速將剛才從仿生眼接收的資訊透過秘密網路傳送至邦聯調查局總部的網絡上，他很高興漫長的等待終於都要結束：格蘭托這個「傻子」總算要上當了。

北美當局當然知道格蘭托所謂的「小秘密」（更何況現在格蘭托自己還要親口承認），事實上還是當局自己暗中牽線，讓他得以與那臭名昭著的綠色恐怖分子扯上關係。就算格蘭托因為甚麼不明原因忽然醒目了，不肯發動被他自以為已武器化的群眾力量了，也會因為談判失敗而被聯合國投資人聯會將其否決出局，換句話說，從他第一日被委托與中方舉行談判開始，就已經進入了一個精心設計的死局，無論如何都只會是死路一條。

很快待機多時的機械蜂就被成批成批地釋放到空中，並按照既定的距離算法各就各位，故數量並不需要多。它們全部均採用納米技術，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黏乎在人類的頭皮上，並用其自帶的干擾器攔截格蘭托的信號，「十萬大軍」片刻之間就能潰不成軍。現在的他更是急不及待去見證那副自命不凡的臭嘴臉將會如何被打得通紅通紅了，光是想想也令人感到美滋滋的

同是死路，格蘭托卻選擇了與恐怖分子「同流合污」，是為了甚麼？是為了保住最後的遮醜布，挽回那一丁點的「尊嚴」嗎？還是格蘭托其實早已無計可施，現在只能被形勢牽著鼻子走？衛靈罕當然衷心希望真正情況是後者，但實際情況是格蘭托出名不按常理出牌，又常常說話時給人話中有話的感

覺，令人一刻都不能放下戒心，天知道會不會半路突然之間殺出個程咬金？為確保一切皆按照計劃進行，貓捉老鼠的遊戲依然會無了期地繼續下去。而兩人皆清楚知道，事實上真正的好戲才剛剛開始。